

卷七十四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七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益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臣按天下大道二。義理政治也。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為大焉。學者學經。以為儒明義理。以脩己。行政治。以治人。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體大用備矣。易者其體。書者其用也。以上論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四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梓以蕢鼓。以土釜。以葦管。皆有詩之用而未文。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

歌皆詩也故曰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

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誄之使人有所

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

之氣而致於心也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要

以入人深而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婦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俗禮樂之一

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

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篇作多

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

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

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

美而風俗移矣

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

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

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
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太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
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
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皆
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仿
狀此興者託物以詞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
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

是古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
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
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
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
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
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
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

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
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
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六
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

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
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曰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
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
樂歌史記曰閔隹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
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

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唯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

篇為主。而不為無實之虛言。雖其體制不皆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彷彿矣。乎。周禮大司馬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

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

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

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

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去

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

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

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

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為誦詩三百之要則

可以言詩矣苟顛顛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

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兮美目盼目黑白兮素粉地以為

絢采色畫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

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

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

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畫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

死心於章句之末則真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纔可以讀詩然聖人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益然蘊於曾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

之以學詩。尤為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為法。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王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當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謂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於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而不傷也。學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原其性情之際，則亦有以識其所存所發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洪興祖曰：「王者迹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

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首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

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臣按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為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為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泆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之辭禹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為經嗚呼夫

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籁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已之情。或由之以發吾未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

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訓詁為哉。昔孔子既刪詩。以為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為用。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句。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剽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

大學衍義補七十四卷
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
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
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
於義例而苟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
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
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
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
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
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二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
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

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
庸孟之所引以為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
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
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之
此言以為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
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折之不
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為用詩之法法夫
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為飛
矣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早麓

之章音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雖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通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於之明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怨道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羣。謂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臣按。先儒謂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夫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

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其為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成立象問曰詩云普傳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警蹙之非

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

文字害辭語不以辭害志以意逆也志是為得之如

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獨立遺

貌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

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
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
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說辭之志
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
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
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
民也又曰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
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
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
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
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
後李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
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
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
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脩之身

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者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峻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峻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李詩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

世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以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為泥章句故也

歐陽脩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靈千五百年之間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虫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閔雎鵲巢之風則夫

婦之經正矣昔王衷有至性而子弟至於廢講夢我
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
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
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
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
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
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羅
備於一經之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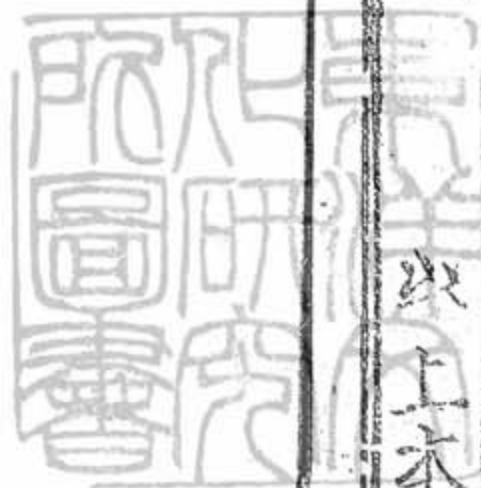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諫以昌之涵
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
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
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
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
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李校之中閑居游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如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彿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論詩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之



凡所
圖書

